

扫 毒 交 易

文 / [美国] 斯特凡·加格汉

译 / 一 匡

1. 外景。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白天。

眼前的这座楼房一看就是州首府的建筑。

银幕上出现字幕：俄州首府——哥伦布市。

内景。俄州最高法院一白天。

在法官席上的法官们正襟危坐倾听律师罗德曼先生在俄亥俄州最高法院陈述案件。罗德曼先生侃侃而谈——

罗德曼先生：这个线人是警方花钱收买来的，他仍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满足自己的毒瘾。警察得以突袭一家私人农场，这是关键链。农场可是诚实的美国人谋生的地方啊。

他的“讲演秀”引起一位在场法官中算是年轻者的罗伯特·威克菲尔德的兴趣。

罗德曼先生：政府急不可待地雇用了一支罪犯们组成的部队，这些据说以事实为依据的人，十分值得怀疑……

法官威克菲尔德（插话）：罗德曼先生……糟糕的是，您的雇主在挑选律师时没有充分表现出他的智慧……

法官席中发出礼貌的咯咯笑声。

罗伯特：刚才，我在您的陈述中听出只有一个变化，那就是您的雇主的名字。您可以在开庭后整整一天把伊里诺伊告盖茨的案件说的头头是道，可是您不会说服我，使我相信这个国家没有合法使用匿名线人。

2. 罗伯特：何止如此呢，在美国竟然没有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当您决定在您的农场里种植大麻以后，不管是联合经营还是只种一英亩，您的财产随时都有可能被没收并被卖掉。

罗德曼先生：对不起，法庭发现我的发言已经招人讨厌了。

罗伯特先生：罗德曼先生，我可以给您一个忠告吗？下次您在这个法庭陈述这一点的时候，不管我在不在，我都奉劝您，首先要做好准备，不要自己把自己弄得捉襟见肘。

内景。罗伯特的房间一白天。

办公室是用大理石和硬木装饰的。一个29岁的黑人职员拿着一件外形古怪的礼品进来，他们俩都看着礼品。

职员：您认为它会有什么？

罗伯特: 那得看是谁送来的。

职员(读卡片上的文字): 是您在沃伦、帕特南和赫德逊的朋友送来的。

罗伯特: 从这件事上你可以更多地了解一个人。有三类人: 喜欢我的, 恨我的, 想从我这儿得到好处的。(对着那个精致的盒子)这肯定是第三类人送来的。

职员: 一家律师事务所会想从这个新任的扫毒大总管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

罗伯特: 那得看是哪个州了。

3. 职员(检核后): 是亚利桑那州。

罗伯特: 医用大麻毒品是主动送来的, (稍顿)还是我多心了?

两人都笑了。罗伯特伸手从一个架子上抽出一瓶苏格兰淡啤酒, 用两个手指夹着倒了两杯。

职员: 也许里面有一本书(拿起一个杯子)。

罗伯特: 反正不是我放的。

两人举杯一饮而尽。

外景。法院一白天。

罗伯特走出来, 尾随着他的是一小群新闻记者。他钻进一辆由两个安全警卫开的小汽车里。

内景。在飞机上一白天。

罗伯特坐在商务舱靠窗的座位上。

内景。饭店房间一夜晚。

一家昂贵的饭店。罗伯特·威克菲尔德站在窗前, 看着窗外美国首都的夜色。

字幕: 华盛顿特区。

在餐桌上——狼藉的残羹: 一块肉脯和什锦沙拉, 半杯葡萄酒。

另一个角度, 罗伯特站在镜子前正

在穿一件深色的高档夹克衫。

镜头前推。

处于同一位置的罗伯特——这时是在他的家里。白天, 他的妻子芭芭拉正在帮他穿上同一件夹克衫。当她给他掸去肩上的灰尘时—— (切至)

4. 在饭店房间里的罗伯特正在做着同一个动作。他满意地挺直身子, 转身去看镜子中的自己。(略)

又回到罗伯特现在在饭店房间窗前的角度。他的手伸向餐桌, 拿起那半杯葡萄酒。 (切至)

外景。肮脏的道路一白天。

一片不知何处的茫茫荒原。只有低矮的仙人掌, 尘土和无情的日头。

字幕: 墨西哥蒂华纳西南30英里处。

在道路的一侧停着一辆模样破旧的警车。如果不是车里有两个男人的话, 人们还以为是这一辆报废的车呢。

内景。警车内一白天。

这是两名墨西哥警官。30来岁的那个叫哈维雷·罗德里格斯, 另一个20多岁的青年是曼努埃尔·“曼努罗”·桑切斯。他穿着牛仔褲和很旧的马球运动衫。两人坐在车里耐心地等待什么。

哈维雷: 我昨晚又做了那个梦。

沉默了好一会儿——

曼努罗: 哪个梦?

又沉默了好一会儿——

哈维雷: 梦见我母亲窒息的那个梦。

他俩没再说话, 直到听到一辆汽车开来的声音。随着那辆车越开越近, 声音也越来越大。

外景。警车一白天。



开车的少年: 好的。我明白了。您想要多少?

开车的少年抽出一迭钞票。哈维雷摇摇头。

开车的少年: 这么多还嫌少吗?

哈维雷还是摇头。开车的少年和他的伙伴交换了一下眼色——

开车的少年: 那你想要的是什么?

哈维雷笑了。开车的少年下车, 绕到车厢的后面, 打开后门。那里堆积着印着“蝎子”图识和“911”字样的柳条箱。他伸手拖出其中的一箱。这个箱子上也印着蝎子图识, 包装得很结实。他拿着抽出来的枪支, 转身看看哈维雷。

6. 站在路边的曼努罗这时也抽出了自己的枪, 并逼着开车少年的伙伴向车后走去。

哈维雷: 放下箱子, 两手抱头。你们被捕啦。

开车的少年迟疑着。他开始服从, 望望哈维雷和曼努罗。

开车的少年: 我不明白。我想一定是弄错了。

哈维雷: 没有, 没有什么错误。

哈维雷走向曼努罗。曼努罗正在把这两个少年铐起来。开车的少年开始喘息着口吐秽言。哈维雷把他摁在警车的前座上, 曼努罗坐在运货卡车里跟在后面。

外景。墨西哥肮脏的道路一白天。

那辆运货卡车跟在警车的后面驶上

一架飞机的阴影掠过荒漠的地面。这时, 一架老式的 DG 3 飞机飞过 50 英尺高的空中。

5. 内景。警车里一白天。

他俩目送飞机消失在荒原远处的空中。两人互相看了看, 又静静地等待着。

外景。墨西哥荒漠一稍后。

一辆运货卡车从远处的地平线晃晃悠悠地开上这条道路, 车里坐着两个不到 20 岁的少年。

内景。警车内一白天。

哈维雷和曼努罗注视着驶来的运货卡车。哈维雷伸手从座位下取出一支泡沬闪光器。他拉下车窗的窗帷, 把闪光器固定在车顶上, 然后打开开关。他晃动电线, 警笛发出报警的声音。警灯闪闪地亮起来。哈维雷和曼努罗笑着跳下车子。

外景。墨西哥荒漠一白天。

运货卡车减速, 慢慢停下。哈维雷走上去。开车的少年不慌不忙地拉下车窗玻璃。

开车的少年: 有什么问题吗?

哈维雷: 没, 没什么问题。

开车的少年迟疑着伸手去拿他的包。

荒漠中的一条路。

突然,出现了四辆涂得五颜六色的SUV^①车,从后面超车疾驰开到前面。这四辆车驶出道路,从两侧包抄了警车后才停下。车子经过时气流带起一些荒漠上的碎石屑,像热风一样打在运货卡车上。

这时,SUV车的车门开了,联邦警官们聚集在车子周围,好像是一支美国特种武器和战术的部队。

领头的SUV车的侧门打开,50多岁的阿图罗·萨拉扎尔将军下了车,并向哈维雷走去。他身材矮胖,但军服在身,显得不怒自威。

萨拉扎尔(对哈维雷):你叫什么名字哇?

哈维雷:哈维雷·罗德里格斯。

7. 萨拉扎尔:唔,哈维雷·罗德里格斯,你干得十分漂亮,不过我们将从这里开始,管管这件事了。

哈维雷瞅着将军深不可测的墨镜的反光。在远处,那架DG-3飞机起飞了,它的隆隆声在众人的头顶上响着。

萨拉扎尔:我们跟踪这些麻醉品偷运者有些日子了,但是过去一直没能把他们带上法庭。(扭头对手下人)把犯人关进小车,没收运货卡车。

他的手下立即执行了他的命令。

萨拉扎尔(对哈维雷):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发现这件事的?

哈维雷:有一个线人。

萨拉扎尔:你的这个线人叫什么名字?

哈维雷(稍顿):是一个匿名者。

萨拉扎尔瞧了哈维雷一眼。

萨拉扎尔(对手下人):你这样一名州警官,消息蛮灵通的啊。走吧!

稍后。

哈维雷和曼努罗望着将军一行的车队离去。

哈维雷点燃一支香烟。

曼努罗:那位就是萨拉扎尔将军吗?

哈维雷:对。

曼努罗:他来这里干什么?

哈维雷:不知道。有事儿吧。

他们走向自己的汽车。

8. 外景。德尔马市自储仓办公室——白天。

字幕:圣迭戈。

两个男人。一个是雄心勃勃的雷伊·卡斯特罗,他30出头,为人傲慢。另一个是40来岁的蒙泰尔·戈登。此人谁都怀疑,甚至怀疑他自己。他永远都是大伙儿里最精明的家伙。两人从一辆林肯牌轿车里出来,走向一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卡斯特罗小声说——

卡斯特罗:不要瞎说话。什么东西也别读。不要碰我的脸。连眼睛都不要眨。不要露馅。(稍顿)你现在感觉怎样?

戈登:振作起来:感觉良好。

卡斯特罗:对咱们来说,不再有什么狗屁流域联盟^②了啊,是不?

戈登:是没了。

卡斯特罗伸了个懒腰,扭了扭腰身

① SUV,多功能箱式跑车。——译者

② Basin League,美国高校的体育组织之一。——译者

卡斯特罗：活动活动手脚，好好放松放松，身子骨结实是实在的。放倒这个混账东西。他们走向那办公室的门。戈登看了一眼卡斯特罗，然后扭开门把手。

卡斯特罗：露脸的时候到了。

9. 内景。德尔马市自储仓办公室一白天。

这是一间物品堆得乱七八糟、破败不堪的办公室，一般情况下早已废弃不用了。一个女秘书梦游似的忙碌着。职员们也是敷衍着做事。

卡斯特罗改用西班牙语说话——

卡斯特罗（用西语）：晌午好，先生们，女士们。我们正在找爱德华多·鲁伊斯。我们说好两点钟见面。

内景。在稍后时的德尔马市自储仓办公室内。

在后面的一个小隔间里，卡斯特罗和戈登坐在一张简陋的桌子的一边，对面坐着的就是爱德华多·鲁伊斯。他是一位40多岁的企业家，衣着高档，头发稀疏。他们在等待——

鲁伊斯：你们从来买四分之一吨吗？没有多少人买。

这时，另一个“生意人”从旁门进来，附耳对鲁伊斯说了些什么，然后又离去。

鲁伊斯（继续）：所以，咱们值得再等等，对不？我能做些什么呢？租一架“休伊”^①吗？还是给予空中补给？这可不像你往哪头骡子屁眼儿里塞避孕套那么容易。对不？得用多少农民？从这里到墨西哥城的一条线……

戈登：没人说过这个屁话，爱德华多……

鲁伊斯的一只手垂到桌子底下。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支手枪挂在桌下内侧。

鲁伊斯：放松放松。等等就等等吧。

卡斯特罗：嘿，想听笑话吗？我这有一个。女人为什么打扮和洒香水？

戈登：轻松一下……

10. 卡斯特罗：我这个笑话有趣又易懂。女人为什么打扮和洒香水？

鲁伊斯：不知道。

卡斯特罗：因为她们又丑又臭。

卡斯特罗说完自己先大笑起来。

内景。DEA^②的监视室一白天。

模糊的监视器画面：卡斯特罗在狂笑；鲁伊斯彬彬有礼地笑着。他的一只手藏在桌子底下。

戈登：小子，你从来没接近过女人，怎么会知道她们身上有臭味。

DEA 特工（画外）：他的那只在干什么呢？盯住那只手。谁的手？我谁的手也不喜欢。

办公室内。

在这间办公室里装满了监视设备。穿着美国缉毒署工作外套的 DEA 工作人员轻轻摇一架监视仪，它正在播放藏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偷拍下的模糊画面：戈登和鲁伊斯坐在那张简陋的桌子两侧。

DEA 工作人员：这个场面很可笑。（按住监视仪）看看这个屁玩艺儿……第一台远距离图像传送仪。我上初中时，就是个 AV^③小子，过手的货都比这强，敢

① 一种美式军用直升机的名字。——译者

② “美国缉毒署”的英文缩写。——译者

③ “音响器材推销员”的英文缩写。——译者

向上帝保证。

另一个 DEA 工作人员: 喂, 看卡斯
特罗呀, 注意他那双手。

在监视仪上看见另一位“生意人”走
进办公室, 向鲁伊斯附耳。

鲁伊斯(在监视仪上): 马上马上。

11. 另一位特工用双筒望远镜偷窥
窗外。他的视野: 在办公室外面, 卡斯
特罗, 戈登和鲁伊斯正在交谈。

外景。德尔马市自储仓办公室外, 圣
迭戈一白天。

一辆蓝色运货小卡车缓缓开进一个
停车场。

外景。屋檐下一白天。

两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躲在对面
房屋的屋檐下。他们的上衣上写有
FBI^①的字样。他们在使用高倍双筒望
远镜观望。望远镜的视野: 那辆蓝色运货小
卡车拐进停车广场。

二号特工: 好了, 咱们可等着了。就
是那辆蓝色小车。

在他的望远镜视野中, 还可以看见
有三辆没有车牌的小轿车不紧不慢地尾
随在蓝色车后面。

二号特工(继续): ……三辆没有车
牌的车。(拿起步话机) 一块儿来的还有
三辆没有车牌的车。

三辆没有车牌的车分开了, 一辆拐
进有一家快餐馆的停车场, 另外两辆绕
到建筑物的后面。

二号特工(继续): 都是当地车。本地
的或海关的。啊, 出来一个男的, 可我不
认识。像是那位骑兵。

一号特工: 啊, 小子。这是我们的演

习。我不想参与这次演习。

外景。德尔马市自储仓办公室外面
一接前面的场景。

鲁伊斯、卡斯特罗和戈登从窗口看
着那辆小卡车驶进一家货栈的拐弯处,
消失不见。当那三辆无车牌的警车呼叫
着开进停车场将货栈围住时, 一个男子
正在拉开货栈的门。警官们从腰间抽出
枪支走下警车 ……

戈登和卡斯特罗不敢相信地目睹这
一幕——

鲁伊斯在桌子底下开了枪。桌子整
个撞在卡斯特罗的胸部, 把他向后推了
一下。鲁伊斯的手下拔出枪跑进屋里。

12. 卡斯特罗纵身一跃, 掏出他的枪
朝鲁伊斯的手下人开火, 并击中两个。鲁
伊斯闪身跑进另一扇门。卡斯特罗追赶,
喊着——

卡斯特罗: 特工在此, 再说一遍, 特
工在此!

戈登一阵惊恐过后, 反而渐渐有了
勇气, 奋起去追他们。

外景。德尔马市自储仓办公室一白
天。

DEA 人员朝货栈里的人开火, 里面
的人开枪还击。在这一处早已被监视的
地方埋伏着的 DEA 人员, 开着枪从四面
出现。相同数量的 FBI 特工也出现了, 并
开枪反击。双方都没有认出对方是谁。一
场混战。三拨执法人员或者用扩音喇叭,
或者开枪射击, 或者尖声叫喊, 同室操
戈。好小伙儿们为着正义, 热情地各显身

① “联邦调查局”的英文缩写。——译者

手。

鲁伊斯从两座楼房中间的停车场的
一个角落逃出。卡斯特罗出现，追了上去。

外景。停车场一白天。

鲁伊斯跑到货栈公司的后面，转身
穿过两辆停放在那里的汽车空当间，朝
儿童游乐园的一家儿童餐馆跑去。

外景。儿童游乐园一白天。

卡斯特罗进入儿童游乐园。那儿有
一个硬纸板做成的打斗娃娃。一个可爱
的喜剧人物，看上去像是按扎·扎·宾克
斯^①的形象塑的兔子，被做成了玻璃的
“四肢蜷缩”特殊版本。还有一块堆满彩
色塑料球的封闭场地。

小餐馆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小
丑”正在那里填写考勤卡。

小丑：嘿，别进来，我们还没开门呢。

卡斯特罗朝他做了一个叫他别出
声的动作，然后继续朝堆满彩色球的房
间走去。

戈登也进了餐馆，跟在他后面。一
台动画音乐乐队这时开始演奏一支歌曲。
戈登看见在屋子的另一端的塑料球的底

下，露出半只脚。

13. 他瞄准那只脚，开了一枪。鲁伊
斯尖叫一声，坐起身。卡斯特罗一下把他
扑倒，边夺下他的武器，边殴打他。

外景。而儿童游乐园一白天。

卡斯特罗和戈登把鲁伊斯揪到屋外
的阳光下。他们停了一下，让眼睛适应强
光。

鲁伊斯：送我去医院，我正在流血，
不然会死去。

卡斯特罗把他朝前操了一下。

镜头扫过停车场——

一个 DEA 人员打开小货车的后门，
堆得满满的可卡因掉落到路面上。

(切至)

内景。宾馆一下午。

空气里有一股呛人的气味。在宾馆
舒适漂亮的会客厅里，一些私立学校十
几岁的学生在聚会玩乐：烟缸里满是烟
蒂，咖啡桌上放着啤酒和吸大麻的水烟
枪。乐声响亮。

大号字幕：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电视上有画面却没声音。窗帷全放
下了。四个男孩穿着校服，但领带都歪

着。三个女孩的穿戴
倒是挺合身的。几个
人坐在长椅上，几个
人席地而坐。他们全
都纹丝不动。



① 影片《星球大战》
里逃出水下城的那个角
色。

一个表情紧张的男孩叫塞思·亚伯拉罕斯。他17岁，有一头乱糟糟的卷发，摆出一副青年柯尔律治的姿势。一个16岁的姑娘叫卡罗琳·威克菲尔德。她的模样却像是只有12岁，坐在桌子前面搔首弄姿，显得小巧玲珑。他们正在一张电力桌前玩一种在线难题问答比赛。塞思说的又快又准确。

塞思：希腊悲剧之父是谁吗？当然是埃斯库罗斯了。（按一下键）他的三部曲？奥瑞斯忒亚，我是说这部剧最好，有谁能阻挡住这台塞思问答机器？……

14. 塞思（继续按了一下键）：得分。谢谢。从奥马哈转到马达马克斯，我们都压着你们。悲剧的问题到此结束。

塞思向后仰，吸了一口从一面镜子里伸出来的可卡因管。然后把它递给卡罗琳。她有气无力地吮了一下。

卡罗琳：娱乐娱乐吧。是听苏珊·露茜的片断还是90年代的无聊情歌？

塞思看了她一眼。他有他的迷恋——

塞思：是无聊的情歌。（按一下键）嘿，你想试试这个吗？

她点点头。两人各呷了一大口啤酒。他拉着她的手从那些木然地坐在长沙发上的那些人面前走过……

厨房。

塞思拿出一盒小苏打，扯下外面的包装锡纸，从中取出一个小勺。卡罗琳看着他他把少量可卡因倒进勺里，然后加进一些小苏打，并且兑入几滴水，又拿打火机的下端轻轻地搅拌，最后用打火机的火在勺下炙烤。

卡罗琳：你在做什么呢？

塞思（专注地）：你看着就是了。

他看着勺里的物质打转，起泡，然后分离……他将黏稠的部分倒进锡纸中，分成四小摊。

他迅速拆卸了一支圆珠笔，把笔心做成一根管，递给卡罗琳——

塞思：吸一些烟，然后屏住。

卡罗琳：这个像浓缩可卡因的东西是什么？

15. 塞思：不是像，它就是。

他在锡纸下面点燃了打火机。那滩东西开始发出响声，起泡。然后就冒出了烟……

塞思：快吸！快吸！

一股灰色的浓烟冒起。卡罗琳吸入了其中的大部分。

塞思：屏住屏住。

她吸得更深了，把烟含在口中。突然，她的面色变了……眼睛失神，面部抽搐，简直像是一种性反应。塞思专注地看着她。

塞思：明白了……现在你明白了。

卡罗琳靠着柜台瘫倒了。塞思扑到她身上，吻她，同时用手抚摸她的双乳和身体。她从他一个肩头向后目光呆滞地凝望着，尽量长时间地屏住那口烟气。最后，她终于呼出了那口气……

卡罗琳：再吸一口。

从她肺里吐出来了那股灰色烟气充斥了整个房间。（切至）

内景。白宫办公室—白天。

白宫办公室主任在接见罗伯特·威克菲尔德。主任正在发言。他总是在发言。这是一个不会让你失望的人。

主任:在你正式接管国家控制毒品政策办公室之前,在没有通过本办公室或得到本室人员的允许时,无论如何都不要对新闻界随便说话。在这座城市里有太多的利害关系,现在方方面面全都很怕你……

16. 办公室主任(继续):他们怕你的理由……从严格的法律上讲,你对他们的预算案拥有否决权。所以可以这样设想: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戒毒署,海关,财政部,空军特遣部队,国防部,国内税务局,无线电服务员工作局及车管部门……都愿意跟你说上话。我还有个好消息……你将见到几位参议员和众议员,分别谈一个特别准备好的问题。他们要谈的问题首先就是:要使他们显得精明强干。如果你给他们上课的话,他们会认为你不尊重他们。如果你对他们有所怠慢,他们也会这样对你。记住,别忘了你要对他们表示出尊重。总统都很尊重他们啊。说到总统,等他一从俄国和中国访问归来,我就安排个时间让你见到总统,你们两人会一见如故。(稍顿)也许见见你的前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会安排杰夫·谢里登带你去。还有,从现在起,四个星期后,你将主持你的首次官方新闻发布会。那时你要大致概述出总统要打赢扫毒之战的战略部署。(稍顿)好,还有别的事吗?

罗伯特:我会及时向你报告的。

外景。华盛顿特区,政府大楼一白天。

罗伯特在陈旧的政府大楼里走过好像没有尽头的走廊中的大厅过道。在他

身旁的是与他同来的杰夫·谢里登。35岁的热情的谢里登是一个已经找到了自己位置的政府雇员——

谢里登:我只想讲清楚一件事。我以前为他工作,现在是为您。我是个没有党派偏见的人,是个没有争议的人……

17. 谢里登(继续):……在未来几周里,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们将让您熟悉一下多得让您难以置信的一大堆问题。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墨西哥了。我认识您想见的每一个人。重要的是他们喜欢您。他们喜不喜欢我并不重要。这就是我能保护您的原因。

罗伯特:就像保护兰德里那样?

谢里登:我理解您的意思,可是如果让我讲真话的话,大概可以这么说,像兰德里那样独断专行的人,都不知道怎样得到别人的帮助;过去无论是谁开枪打出的子弹,发出的每一粒子弹,或者甚至是不是朝他开的子弹,都出于傲气。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他自己打败了自己。但不要误解我的话,他还是一个刚正的人。可是,这个工作有其政治成份,将军原先只是对此缺乏耐心罢了。

内景。国家控制毒品政策办公室一白天。

罗伯特和谢里登步入扫毒大总管拉尔夫·兰德里将军的办公室。这位年已六旬的职业军人不乏幽默感。他正在往一个盒子里放一件私人物品。

兰德里将军:杰夫,你能给我们一分钟的时间吗?

谢里登点点头,走开了。

兰德里将军(当谢里登退出办公室

时,他有些出神):公务员。都是很好的人,再三挑选上的。每次约从12位硕士生中选拔,可是他们能干的事常常好像就是散布谣言。

18. 罗伯特和兰德里握手。

罗伯特:您在这儿的工作很出色,先生。国家控制毒品政策办公室的形象比您接手时好多了。兰德里正观察罗伯特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他环顾办公室,好像那些控制毒品的政策就藏在这里某个地方。

兰德里将军:我不能肯定我的工作有何起色。(机智地)我尽力了……只是尽力了而已。

罗伯特:这里有许多鼓舞人心的统计数字嘛。虽然工作才刚开了个头,可我看已初见成效了。你很理解我对这件事所说的话。

兰德里将军:您来这里两年多了,顶多三年。人们跟您承诺什么来着?司法委任?什么?地区?起诉?(在等罗伯特的回应)不是最高……最高吗?

罗伯特:我来此接任是要做一件艰难的工作,我要尽全力去做。

兰德里将军叹了口气——

兰德里将军:在赫鲁晓夫被逼下台后,他坐下来写了两封信交给他的继承人。他写道:“当你遇到困境难以自拔时,打开第一封信,你就会得救。当你再次遇到困境不能自拔时,打开第二封信。”没有多久那个继承人就遇到了困境,便打开了第一封信。信中说:“把什么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于是他就把坏事都推到老一代人身上,果然效果奇佳。

19. 兰德里将军(稍顿):他又遇到了不能自拔的困境,他又打开第二封信,信上说:“坐下来写两封信。”

他们对视了几秒钟,然后,兰德里将军笑了。(切至)

外景。墨西哥,曼努罗家的街头一白天。

一座简易房。街头有几个小孩儿和几条狗。银幕上出现曼努罗熟悉的面孔。他正从一块窗帷后面面向街上观望。

曼努罗家的厨房。天花板满是油腻,地面坑洼不平。一台廉价收音机正开着。曼努罗站在门口。哈维雷坐在饭桌旁。

他正和曼努罗说着话,目光却停在曼努罗的妻子安娜身上。安娜20多岁,面貌姣好,正在厨房里忙碌着,故作不知他在看她。

哈维雷:放心吧。他们要是想杀咱们的话,早在荒原里就下手了。

曼努罗:他们不会在那么多人面前下手。他们会在以后没人时杀害我们。

曼努罗慌忙打开窗户——

曼努罗(画外,朝窗外叫喊):赶快离开那辆轿车!

从曼努罗的视角看见:当时几个小孩正坐在那辆轿车车轮后边玩耍。

哈维雷:即使他们真想杀你,也不会让你等着他们来你家的。

安娜:他说的对。他们会在你们散步时杀,好像是一场街头犯罪。

20. 曼努罗:闭上你的臭嘴,没跟你说话!

安娜把一杯咖啡放在哈维雷跟前,眼睛使劲盯着他。

内景。警车里一白天。

哈维雷和曼努罗驾车在蒂华纳市的街上巡逻。

哈维雷：如果你想让她置身事外，就什么也别告诉她。你应该学会守口如瓶。

曼努罗：她太爱打听事儿了，还听我的电话。

哈维雷：不管怎么看，反正我看我们不会再看见他们了。一切都回归正常吧。

外景。蒂华纳市一白天。

旅游者的地狱。街头一片嘈杂声：小贩们在叫卖，乞丐在大声乞讨，过往车辆发出声响。哈维雷和曼努罗在同一对激动的年轻美国游客讲话——

女游客：你是警官吗？您为什么不向上打报告？你不想知道那是辆什么样的车吗？

男游客：那是一辆布朗·福特探索者……

女游客：它原来就停在这儿。被人偷走了。我要报警。

曼努罗：请吧。打报告无助于您找到您的车。

哈维雷：警方也找不到您的车。

女游客：但是你们是警察啊。

哈维雷抽出一个笔记本夹子，在上面写了一组数字。

哈维雷：给这个人打电话，他可能会帮你找到你的车子。

男游客：我不打……

女游客：这个家伙怎么会知道谁偷了我们的车呢？

哈维雷：警方会告诉他。

越说越没有头绪了。

男游客：为什么他们会告诉他，却不会告诉我们呢？

女游客（接过话头）：因为我们给了他钱了，傻瓜。（朝向哈维雷）对不对？他再给警方钱，然后我们的车子就出现了。

哈维雷：是呀。最好先别填写表格了，是不？

男游客从钱包里掏出20美元，递给哈维雷，哈维雷挥手拒绝了他。

哈维雷和曼努罗返身走向他们的警车，看见有两个开SUV车的人走来停在他们的车子前面。

哈维雷和曼努罗交换了一下眼色。车门“砰”地关上，只听见走过来的脚步声。

警官（画外）：哈维雷·罗德里格斯。

（切至）

21. 外景。拉霍亚高尔夫球场和网球俱乐部。白天。

“南茜·里根餐厅”的一次贵妇午宴。餐厅俯瞰着下方的一片翠绿。成功男士的太太们全都珠光宝气地围坐在一张餐桌旁。餐桌中央有一个花哨的装饰摆设。

22. 字幕：加州圣迭戈城外的拉霍亚。

一位叫海伦娜·阿亚拉的太太，32岁，以前是个模特儿。她柔美可人，但是智商却同她的美丽不相称。她正望着窗外一个5岁的小男孩儿。男孩儿在玩着一个跟他一样高的高尔夫球棍。海伦娜已有6个月的身孕，容光焕发。

一位侍者给她端上一道开胃菜。她的朋友南·多伯斯40岁出头，曾经是青年女子联合会的当地成员，此时有些微醉。

斯蒂薇和亚历克斯也曾是联合会的成员。这时都在看着她。

南: 是鸭沙拉吗?

海伦娜: 。

南(不相信): 海伦娜, 你根本没有点鸭沙拉呀。

海伦娜: 啊, 是没点。我不要。(指着自己的腹部) 我想是另外一个人要的。

南: 啊, 他可是好胃口啊。这是你尝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吗? 我是说我从没吃过的。

海伦娜: 它真好吃……

斯蒂薇: 鸭子是最奇妙的小动物。鸭式飞机。它们会飞、会跑又会游。聪明到可以带领小宝宝们一起行军。

南: 找一盘调味橘子沙司。

众人大笑。海伦娜比她们年轻很多。

阿历克斯: 那是一只肥鸟。跟我一样, 可以一冬天不吃东西。

南: 你是说它的胸脯很像你。

23. 阿历克斯: 你坏……

南(唱歌): 忌妒, 就是忌妒……

海伦娜: 我听说过, 可是记不清是在哪儿了……那里全是这种肥鸭子, 就是你想吃的那种……

斯蒂薇: 不饱和的脂肪……

两个女人一起说: 多不饱和!

海伦娜: 有好的胆固醇, 有坏的胆固醇。人们告诉我们的一切, 每隔一个星期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认为咱们就该完全听他们的。

南: 我就知道鸭子不管怎样聪明, 上帝造出它们来就是让人吃的。

南尝了一口, 其他妇人也纷纷上前

品尝。海伦娜的这盘沙拉引起了叽叽喳喳的议论。

外景。乡间俱乐部的停车场 一白天

海伦娜把她5岁的儿子大卫拉到她的梅塞德斯车的前座上。大卫不肯撒手他的高尔夫球棍。

海伦娜: 我把它放在后车厢里。

大卫: 不——!

海伦娜: 专业球手都放在后备厢里。

大卫: 泰格·伍兹就不。

24. 海伦娜: 泰格·伍兹是个例外。(故作保密似地)……实际上他是把球棍放在后座位上的。

她从很不乐意的孩子手中取过球棍, 然后放在后排座位上。

外景。饭店 一白天。

圣迭戈滨水区球场旁的一座现代高楼。

海伦娜驾车来到这家饭店。

内景。饭店房间内 一白天。

从这间标准间可以看见窗外的水面, 水面上帆影点点, 船只来往。饭店里的一切都可以从这房间里的一台高科技电子设备的监视屏上看到。

40多岁的设备推销员朗尼是个迷信机械神奇功能的人, 正对30来岁的弗朗西斯科·“弗兰基”·弗洛雷斯讲解操作要点。后者黄肤色, 目光炯炯, 穿着考究。

朗尼: 盖茨、迈尔沃尔德和别佐斯。我的东西都卖给了这些人。为什么? 因为侵入性科技已经深入大众了。你的竞争对手, 你以前的配偶、仇人、傲视你的人, 这会儿都在当地的电子商店里, 正在打算侵入你, 不仅通过你的电话, 还有你的

传真机、寻呼机、手机、有线电视、背景音乐装置、窗户、墙、空调风扇、调制调节器和英特网。

他走向床和这台迷人的设备——

朗尼(继续):谁也没有这些宝贝,没路子得到,连门儿也没有啊。

弗朗西斯科拎起一件设备——

弗朗西斯科:我想侦听手机电话,数字的与模拟的。确定电话来源。我在相互参照电话与数字时,需要具有存入数据的能力。

25. 朗尼小心地拿起一台装配豪华的笔记本电脑——

朗尼:这就是您的网络秘书,从数字化无线传播幅带里出来的朋友。(稍顿)这么说,弗朗西斯科,您做什么事呢?您是项目负责人吗?私人担保人?

弗朗西斯科冷冷地看着朗尼——

弗朗西斯科:杀手。

朗尼(马上接口):杀手,可以呀。那咱们就让你在电子监视仪中开始吧。

外景。乔治敦的布朗斯通一夜晚。

这幢房子在最好的建筑物中都是最抢眼的。人们在进场,从里面传出晚会的声音。

字幕: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

内景。乔治敦的布朗斯通一夜晚。

一场盛大的鸡尾酒会正在举行。这是华盛顿大多数商务活动的必要程序。

端着饮料的罗伯特倾听一个药厂游说者在向与会者自鸣得意地侃侃而谈

药厂游说者:我们,我的意思是说,还有我们在这场合法药品生意中的强大

客户如墨尔克,帕泽尔^①,都认识到,这不是传统的有赢家有输家的战争,而是与机制自身进行的一场战争。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恰巧就是麻醉性药物。假如您想了解它的杀伤力有多大,一年仅仅致死8万人的酒精绝不能与之相比。而可卡因只能致死区区两千人。海洛因也是这个数。但是,烟草才是真正的杀人大户,每年至少杀死38万人。在这场战争中,因烟草致死的人,在上个世纪比所有因非法毒品致死人数的总和还多。

26. 罗伯特(假意地):非常有意思。

游说者一笑。罗伯特啐了一小口饮料。

罗伯特从另一个视角看去:

在另一个房间里。在听为美国商务会辩护的超级鼓吹者斯坦讲话——

斯坦:是时候了,罗伯特,是得逼这些乡间立法者们说点实话了;根据他们为经济增长所作的选择,他们必须交待是去监狱还是去游乐场。

罗伯特从另一个视角看去:

他在听伊桑,一个一心鼓吹降低危害的人说话——

伊桑:你在问“百忧解”与“欣喜狂”的区别吗?一个是床垫,另一个是蹦床。分子是没有道德的。真的,想一想:有的分子改变了抑制血清素再摄取的方式,它不是突然变成一个坏分子的,仍然只是一个分子。我的理论是:美国真正害怕的是经受一次短暂却剧烈的事件。

^① Merck, Pfizer,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医药生产厂家。——译者

罗伯特转身离去——

罗伯特(自言自语):就像你。

另一个房间。罗伯特到吧台前又拿了一杯饮料。这时一个40岁的男子(蒂米)神秘兮兮地从斜刺里跟上来,向他悄悄耳语——

27. 蒂米(耳语):是毒品吗?有些人说有问题的,另一些人说有解决办法。想像有一块云,一下雨就能阻碍罂粟生长,或者冲走大麻中的大麻酚!想像有一种药丸,一吃就能消灭想吃从黛拉迪^①到多福吧^②的一切心理欲望!法的力量取代不了科学。毒瘾与小儿麻痹症或黑死病无关。

蒂米溜进旁边的人群。罗伯特也离开了吧台。

另一个房间。

一位经济学家和国防部一位次长在争论。罗伯特在一边旁观——

经济学家(对次长):您不是在和毒品贩子作战,您是在和市场较劲。市场中有一个悖论:你把毒贩子抓起来,毒品价格就上去了;这时你也把利润抬高了,参与贩毒的人就会更多。

次长(对经济学家):回到现实中来,我们在谈墨西哥,而不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我们每年花在这场战争上的钱将是18亿美元。摆在桌面上的问题年年都是:“我们是认可墨西哥为盟友呢,还是相反?”

另一个叫拉什·菲利普斯的中年男子是个经纪人,在旁边听过他们二人这番争论后,也加入了争论,罗伯特被围在当中。

拉什·菲利普斯:你要想取得成效,就得打击吸毒者。对吸毒只摆出虚伪的打击姿态,不会危害我们的金融市场。我们一边吸毒,为什么还要惩罚给我们供货的墨西哥呢?

28. 次长:墨西哥,别跟我说什么墨西哥……

经济学家:创造利润的大棒就是法的力量;利润就是胡萝卜。这就是经济上的事实……

拉什·菲利普斯:瘾君子是不投票表决的;他们不是政治行动委员会会员。他们不用银行票据,这同样是政治上的事实……

次长:我们监禁他们,毒品消费量就下降……

经济学家:海洛因和可卡因的价格一旦下跌,它们的纯度就上升。法的力量取得的所有成果就是:毒品的质量更高了,价格更便宜了。从经济上考虑,你还是放弃吧,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拉什·菲利普斯:天啊,你想收回某些人的证件,巴基斯坦人或哥伦比亚人。我们的确不需要他们来做什么事。

经济学家:假如你剿灭进入这个国家的毒品达到不可想像的50%以上,你将会提高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价格3%,而这3%对吸食毒品的实际情况不会有任何影响。

拉什·菲利普斯:我们为什么称这是一场战争呢?你不向你自己的国民宣战。

① Dilaudid, 一种专治头疼的药。

② Dove Bars, 一种巧克力糖果。

毒瘾是只小虫子,从内部蚕食掉一整座房子的小虫子。

同罗伯特年纪相仿的迈克尔·阿德勒在他们都没注意的时候靠近上前。他那煽动性的目光吸引了罗伯特。

29. 次长: 我们需要墨西哥的理由是: 第一, 国防; 第二, 贸易; 第三, 旅游; 还有就是最南边的一条毒品输入路线。总统都知道这些。他为啥还让大家都赴汤蹈火啊?

迈克尔(郑重地): 威克菲尔德先生, 有件事需要您立即给予关注。

罗伯特看看迈克尔, 眯了一下眼, 又仔细看了看迈克尔, 然后跟着他走了。

拉什·菲利普斯(不经意地): 每16个美国人中, 就有一个墨西哥后裔。墨西哥是我们第三大贸易伙伴……

从另一个角度拍摄走在走廊深处的罗伯特和迈克尔。

罗伯特: 您看去很年轻。

迈克尔: 我的工作使我保持年轻。

罗伯特: 哪个部门保释恐怖份子或以法律术语为借口释放已经定罪的杀人犯?

迈克尔: 谁是历史上最恶劣的连环杀手? 加西——对吗? 杀了42个人! 我们的政府在越南杀了五万五千人, 还天天为此撒谎。

罗伯特: 迈克尔, 你在替毒品贩子说话, 而不是公民自由言论者。

迈克尔: 我们把诺列加绑架出巴拿马。这事儿咱们的宪法管得着吗? 因为巴拿马不是我们的。

30. 罗伯特: 诺列加是个罪犯。

迈克尔: 诺列加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 他就不应该和美国做生意。所以, 我每天醒来的时候, 都会毫无问题地同我们的政府斗争, 同像你这样的人斗争, 力争这个制度多保持那么一点点诚实。

罗伯特(打趣): 上次我读到你的雇主是用链锯把人锯断后把毒品非法运进美国的。

迈克尔: 我希望您, 法官威克菲尔德在法庭上时, 别用相同的方式对待事先假定无罪者。

罗伯特: 如果我能重返法庭, 阿德勒律师, 我希望能从听取您的辩护词中得到快乐。 (切至)

内景。圣迭戈市, 医院急诊病房内——白天。

爱德华多·鲁伊斯躺在病床上, 手被铐在床栏杆上。他的一只脚朝上吊在吊带上, 一支管子接在伤口下方。卡斯特罗和戈登进来时, 他正在使劲甩手铐。

戈登: 爱德华多, 你还策划去什么地方吗? 你不喜欢这里吗? 这里是你将要住很长很长时间的最好地方。

鲁伊斯: 我是一个守法的买卖人。打鱼为生。金枪鱼。可以调查嘛。纳税记录什么的, 什么都可以去查……

戈登: 听你妈的放屁, 你想用你妈的臭屁熏死我呀。

31. 鲁伊斯: 你不能在这儿见我。我要见我的律师。

戈登: 我们从你身上搜出的可卡因数量, 足够你在某些州判最重的刑。

卡斯特罗: 把他移到得州, 他就受电刑死啦。

戈登: 我们已经拍下了你交易贩毒时的录像, 拍下了你吹嘘夸张毒品质量的录像, 拍下了你吹嘘你的买卖的录像。我们拍下了你的录像。

护士出现在门口。戈登走到门口, 关上门。把护士拦在门外。

戈登: 住在这里是一次机会啊, 爱德华多。让我们相信您当了一回老板。不是老板, 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鲁伊斯: 判死刑。我决不上诉。

戈登: 我们可以保护你。

鲁伊斯怀疑地看看他俩。

卡斯特罗: 你为谁效力?

鲁伊斯: 你这是逼供信。

戈登: 了不起, 一个渔夫能说出这个词儿。

卡斯特罗: 你为谁效力?

戈登和鲁伊斯互相看看。

鲁伊斯: 那我就换一个词儿豁免权。 (切至)

32. 外景。阿亚拉家, 拉霍亚市一白天。

在索里达德峰附近山坡上凸起一座高高的城堡, 可以独领大海的风光。传来击打网球与向高级浴缸里注水的声音, 还有墨西哥人操作草坪修剪设备发出的声响。慢跑者循声跑去。在阿亚拉家大门后面, 可以看见大卫正在翠绿的草坪上玩高尔夫球杆。

在一个专业计划设计者的指导下, 工人们正在安排一场社交聚会。一辆带彩色窗户的740il 宝马车驶进车道。

大卫: 爹爹!

车窗放下来, 我们看见40来岁的卡

尔·阿亚拉。他衣着昂贵但不花哨, 英俊而有个人魅力。在向他的孩子示意的同时, 摸出身上的手机 ——

卡尔: 喂, 喂。

他收回手机, 转弯驶向车库。大卫又去玩他的高尔夫球。

外景。阿亚拉家的餐厅一白天。

厨房里有位厨师, 餐厅里有几个少女。另外几间大房间挂满美术作品。

海伦娜·阿亚拉坐在餐桌旁, 眼前桌子上放着计划表, 账单和收据。卡尔进来, 在屋里踱着步子打手机电话 ——

卡尔(对着手机): 对不起, 乔纳斯。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向订货方报了什么价格。

他踱步与电话里的人谈话时, 海伦娜看着他。他只好让她听见, 但电话的这部分让她听到的内容好像是在炫耀, 而听者碰巧又是他妻子。海伦娜一脸的恼怒中又有些爱怜。

33. 卡尔(继续): 这是美国, 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我是卡尔, 一个完全不同的男人。所以, 你应当明白, 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 我认为, 价格也将完全不同了。(稍顿, 倾听对方) 您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那就再考虑考虑吧, 到周末再说。

卡尔关了手机, 转向海伦娜 ——

卡尔: 每天跟这个家伙打交道好像都得从头来一遍。

他长吁了口气, 然后来到卧室和妻子到了一起。他瞅着她。她回望着他。

卡尔: 嗨。

海伦娜: 嗨。

卡尔：干啥呢？

海伦娜：看你呢。

卡尔：我知道。你今天过的怎么样？

她推开身边的东西。这时她忽然显得很疲倦的样子。卡尔把手放到她怀了孕的腹部——

卡尔：你没事儿吧？

海伦娜：我总觉得忘记了什么事。

她丈夫瞅着她，然后伸出双臂搂住她。

外景。阿亚拉的家一白天。

卡尔和海伦娜出现在他们家的阳台上，看着大卫在大门外玩耍高尔夫球杆。

34. 一辆去掉车牌的警车驶来并停在墙后。又一辆驶来，接二连三地驶来同样的警车。从车里下来一些身穿 DEA 制服的警官。

开始时响起一阵低声议论，然后安静下来。

海伦娜慢慢回过头看她的丈夫。他却没看她。

海伦娜：大卫，到里边来……

警察和 DEA 的警官们突然进入前院。戈登和卡斯特罗迅速地穿过车道直奔卡尔而来。

卡尔：这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吗？

戈登：是阿亚拉先生吗？

卡尔：没错儿。

戈登：您触犯了联邦戒毒法，您被捕了。



戈登和卡斯特罗扭住他，给他戴上手铐，面无表情地开始把他从院里向外面推搡。有些惊骇的大卫试图靠近他父亲。海伦娜跟在后面。

卡斯特罗把卡尔推到街上，走过去打开车门，最后将他塞进车的后门。

戈登：阿亚拉先生，我们有搜捕你的许可证。

戈登“啪”地关上车门，车子启动。卡尔透过车窗望了望妻子。

戈登和卡斯特罗在通向她家的车道上把车开出。站在街上的海伦娜被抛在后面。纷纷出现在街上和车道尽头的街坊四邻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大卫走到母亲身边，抱住她的腿。(略) (切至)

35. 内景。萨拉扎尔将军的司令部，接待前厅一白天。

哈维雷和曼努罗坐在接待室等候召见。天花板上一只吊扇旋转着。片刻之后，门开了，一位副官向他俩示意。他们站起。

副官(对曼努罗)：不是你，(对哈维

雷)是你。

哈维雷走进里屋。

内景。在萨拉扎尔办公室一白天。

这是一间简约的军事办公室。萨拉扎尔和哈维雷面对面地坐着。萨拉扎尔读一张纸片——

萨拉扎尔: 哈维雷·罗德里格斯。20岁。毕业于蒙特索里学院。作为巡警在蒂华纳市服役5年。在州警察局呆过3年。父母4年前在家里因煤气中毒身亡,因为他们修不起煤气灶。你的妹妹在马奎拉多拉工作,是帮助牛仔裤设计师工作。在警察部队干了3年了,你目前的月薪是316美元。

萨拉扎尔把这张纸片揉成一团,丢进纸篓——

萨拉扎尔: 这是你的过去。我想跟你说说你的将来。你愿意为我做些什么吗?

哈维雷: 只要我能做得到。

萨拉扎尔: 我想打垮蒂华纳走私集团。

哈维雷: 您想让我做什么事呢?

萨拉扎尔: 一件小事。实际上等于什么都不是的事。

哈维雷想着他的这句话。

36. 哈维雷: 这件事有我搭档的份吗?

萨拉扎尔: 除非他也值得信任。

哈维雷: 我说什么,他都全照办。

萨拉扎尔把一个文件夹从桌面上推到他面前。哈维雷打开文件夹,看见一张那个线人被监控时偷拍下的黑白照片。

萨拉扎尔: 此人名叫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是为蒂华纳集团效劳的杀手和

枪支走私犯。我需要你找到这个人,并把他带到我这里,好让我能跟他谈谈。

内景。警车内一白天。曼努罗在跟哈维雷说话。

曼努罗: 这是个他妈的极毒的毒计。他不杀我们,却是派咱们执行一项自杀性命令。你知道弗兰基·弗洛雷斯是什么人吗?因吸毒过量而袭击人的精神病患者。一个男同性恋者。谁他妈也不知道他杀死了多少人。要想靠近他得有半个连队的军人。你也得不到军队的协助,因为他们驻扎在他妈的圣迭戈呢。

哈维雷: 那就我自己一个人去吧。

(切至)

内景。飞机上一白天。

罗伯特·威克菲尔德坐在商务舱。他扭开一只微型波旁威士忌酒瓶,然后把酒倒进一只放了冰块杯子。他把剩下的半瓶酒全倒进了杯子,然后搅动冰块。小口小口地饮用。

内景。机舱门口一白天。

罗伯特拎着手提箱和挎包走出机舱。两个便衣保安跟在他身后。他看见妻子芭芭拉和女儿卡罗琳正在机场客车旁等着接他。他们互相挥手。

37. 内景。轿车内一白天。

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卡罗琳小心地开着车。芭芭拉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罗伯特坐在后面。

罗伯特: 那像什么呢?(想了想)想想你有什么感觉: 乞丐一窝蜂地在加尔各答市中心跟你搭讪,可那些身穿价值一千五百美元服装的乞丐,领了你的施舍却不对你说“行”或“谢谢”。

卡罗琳:把贩毒合法化怎么样?有谁提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罗伯特:很好,“合法化”。好,现在把我们订的所有国际贸易协议都忘在脑后,把贩毒合法化。政府强行介入毒品交易。美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毒品店。从美国到欧洲,凡是想吸烟、贩毒和自取灭亡的人,从我们边境的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来。

芭芭拉(轻声):像一场令人愉快的死亡音乐会。

罗伯特:毒品从美国流向世界各国。加拿大已不堪重负。

卡罗琳:万一各国同时都合法化了会怎么样?

罗伯特(笑):反正,我看不会出现这种事。

内景。威克菲尔德家餐厅一夜晚。

从过厅的角度拍摄罗伯特和妻女正在用餐。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可以听见芭芭拉在唠叨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38. 在卧室中,芭芭拉继续着刚才在餐桌上的话题。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罗伯特要看的材料。

芭芭拉:所以,你知道我们把案子交到了仲裁团面前,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专家。“有毒废物场清除污染基金”只是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汇罢了。人们不再关注它了。

罗伯特:太让人寒心了。

芭芭拉:太寒心了。

桌上有葡萄酒,卡罗琳倒了一杯。她父母看着她浅浅地呷了一小口。

卡罗琳(对罗伯特):您见到总统了?

芭芭拉:可爱的,你父亲认识总统。

罗伯特:事有凑巧,美国总统,我的新老板,自由世界的领袖,已经跟我约了“见面时间”。

卡罗琳:我们会被邀请去白宫么?

罗伯特:我不知道。

卡罗琳:大总管^①这个职位能干多久?

罗伯特:听从总统的任命吧,这样大概……我得干到辞职或被解职。

芭芭拉:沙皇是终身的,就像真沙皇一样。

卡罗琳:那妈妈就是女沙皇啦。我就是小沙皇啦,像安娜·娜斯塔茜娅公主。

卡罗琳还在想这件事。

卡罗琳:我的朋友中绝对没有人会相信我爸爸现在是戒毒大总管。

芭芭拉:卡罗琳……

卡罗琳:对不起,可我是说,往下说吧。

罗伯特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反对自己。

卡罗琳:太了不起了,老爸。真是叫人惊奇,真的。

他们互相看了看。卡罗琳呷了一小口酒。

(切至)

39. 内景。圣迭戈城监狱中一白天。

在监狱的一个人来人往的进口处,海伦娜坐在一条长条凳上。密探从她身边走过。手戴镣铐的犯人们被分隔开,他们衣衫褴褛,神情沮丧。

^① 大总管一词,英文用的是 czar,也可译为“沙皇”。

一位穿着漂亮的男子笑容满面地朝海伦娜走去。他叫阿涅·梅茨格,是一位高级律师,狡黠却不令人生厌,其风度与密探截然不同。在业界中,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大小人物没有他不认识的。

阿涅: 海伦娜, 实在抱歉……

海伦娜: 天啊, 阿涅。

梅茨格与她拥抱了一下, 然后坐下。

海伦娜(继续): 您能告诉我, 事情究竟怎样了吗?

阿涅看了她一眼, 好像在问“你真的不知道?” 他用一只手遮住嘴巴, 轻声地说——

阿涅: 我理解您, 您心里烦, 很想知道这事目前的情况。还可以吧。

40. 海伦娜: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阿涅: 您听我慢慢儿说嘛。首先, 卡尔不在此。DEA 抓了他以后, 先把 he 搁置起来, 等候审讯。审讯可能就在明天。所以, 您守在这里就是在浪费时间。您同意我的话吗?

他观察着自己的这种说法会不会起作用——

阿涅(继续): 好。从现在起, 我希望您知道您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录相机记录下来, 也就是说您的嘴唇口型将会被解读出来。听懂了吗?

海伦娜: 阿涅, 这简直是发疯。

他跟她使了使眼色——

阿涅: 懂了吗?(她慢慢地点头) 好。不要在电话里讨论任何事。不要和邻居们说话。远离你家的院子。

海伦娜: 控告他什么罪名?

阿涅: 我还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我不

会在这里谈这个问题。我劝您回家去尽可能地放松。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那样, 照常过日子。这一点非常重要。

海伦娜: 阿涅, 我觉得爱丽思正从镜子里走出来^①。

阿涅: 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 现在就回家去, 去和您的孩子们在一起。

外景。小区停车场 一白天。

海伦娜出来了。她开车时的表情很镇定。她在购物区拐弯, 从哈维雷和曼努罗身边驶过。这两个男人正从街那头走来。旅游客人, 喝醉了的海军士兵和无家可归者又打发走了一天。

镜头跟着哈维雷和曼努罗进入一家窗户暗淡、招牌模糊的酒吧间。

41. 内景。酒吧间 一白天。

这家酒吧是男人们常常来相会的处所。即使时间还早, 这里的人已经很多了。哈维雷和曼努罗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等人。

过了一会儿, 哈维雷正在摆弄他的第二杯啤酒时, 他认出了一个人。

在酒吧间的那一头, 弗朗西斯科·“弗兰基”·弗洛雷斯走了进来。

哈维雷看见他在屋里绕了一圈后, 才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哈维雷把啤酒喝完, 站起来, 走到弗朗西斯科身边的一个空位上坐下。曼努罗远远地注视着。

哈维雷很快就与弗朗西斯科搭上了话。虽然听不见他们的谈话内容, 但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弗朗西斯科很喜欢哈维

^① 文学著作《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典故。——译者

雷。远远地,看见弗朗西斯科露出所预想的笑容。(略)

外景。军事基地,墨西哥一白天。

一辆蓝色大卡车的后车门打开了,被蒙住双眼的弗朗西斯科被从车上扔到地上。站在他身边的是哈维雷和萨拉扎尔将军。他们看着两个士兵把弗朗西斯科拖向一间废弃的救济所式的建筑物。

萨拉扎尔(显然对哈维雷表示满意):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这么容易就办成了这事。

42. 哈维雷:是人都有弱点。

(切至)

外景。某人父母的寓所,辛辛那提一夜晚。

某人父母到郊区后,整座寓所空荡荡。宽敞的房间配备着没有人坐的高级沙发。轻扬的音乐声回荡在各个房间里。

内景。厨房一夜晚。

30年代的天花板很高的厨房。橱柜上摆着伏特加酒、鲜橘汁和酸橙汁。橱柜上还放着一只果酱盒发出莫尔契巴演奏的“罗德斯”。

大概有10来个10多岁的小青年正在这间厨房里聚会。气氛怪异、不协调。几个人梦游般地进进出出,杂乱无章地敲打着各种厨具。

在腐蚀严重的桌子上放着一面镜子,镜子上有一些毒品。卡罗琳、塞思和两个朋友围坐在桌子旁。已经16岁而且颇为漂亮的瓦尼沙配制并沉溺于浓缩可卡因毒品中。早已辍学的、17岁的“胡来的弓箭手”有一张苍白的娃娃脸。他痛饮了一大口伏特加。

他们紧张、不安、焦虑,却不失可爱。

卡罗琳:我现在说的一切,我正在做的事,决不像别人对所说的那样在意。我说话,就像咱们之间互相看一眼,互相点点头,习惯使然,只是社交惯例而已,并不是真的有意思。不是在真的打招呼,假装,假笑,都是表面文章……我是在说,我们都不傻,彼此有什么想法都差不多,不是吗?我知道塞思,还有瓦尼沙或者“胡来的弓箭手”害怕什么吗?

大家都回头看“胡来的弓箭手”。他嘴里正在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东西。

43. 卡罗琳(继续):……也可能吧,但是我干嘛说这种话呢,我只是说,“嘿,我在这群人里头觉得不舒服,我也不知道我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你们害怕什么,这就够了……

塞思说得很快,字句完全混作一团,几乎同时发出——

塞思:我们的行为就像我们能够正确回答所有的抢答题那样了不起,了不起得就像我们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那样,非常他妈的牛啊——

“胡来的弓箭手”又喝了一大口伏特加,却差一点呕吐出来——

“胡来的弓箭手”:譬如吧……

塞思:譬如我就知道你小子自慰时心里想着卡罗琳,却冠冕堂皇地说你正“爱着”瓦尼沙。这是他妈的什么事啊?(有些离题了)我们是不是说到了社交惯例什么的?我们这些私心很重的人胡乱走到了一起,刚才又决定我们要两个一同散步……

卡罗琳突然取出一块洛克可卡因来

卡罗琳: 瓦尼沙觉得她不好看, 所以尝试这些个稀奇古怪的节食减肥办法, 完全是出于自尊心太强的缘故。她是漂亮的, (稍顿) 漂亮的都让人愤愤不平了。因为你们都在听我这么说嘛。我其实他妈的是在说谎……确切地说, 我是在说……我好像是在说你们, 夸大你们的优点, 其实我是在说我自己。

44. 卡罗琳(继续): 所以我是在说我自己, 不是说你们, 甚至也不是泛指所有的“你们”……(稍顿) 对。对, 我怀疑我真的是不聪明, 其实我不像大家伙儿想的那样聪明。也就是怀疑我父母在我5岁时对我的期望是不是太高了。我是说, 谁能在5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来会上哈佛呢。不是我责怪他们, 因为每一件事都很重要, 我甚至还没入门呢, 而是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但都不愿承认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能向我们很在乎的人们承认这一点, 那我们还会对谁承认这一点, 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他们爱怜地互相看着。这时他们都很激动, 他们已经难舍难分了——

“胡来的弓箭手”: 我自慰时在想着塞思。我知道, 大家都是这样。

“弓箭手”又吸服了一大块浓缩可卡因。

卡罗琳(厌恶地): 咳, 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讽刺。真他妈的讽刺, 你害怕, 以为如果你承认了, 别人会认为你是弱者, 人们就会不喜欢你了——

塞思: 我们就是靠这些前人传给我们的没有成文的规则活着的啊。

大家全都面面相觑, 骚动起来——

瓦尼沙: 咱们要另搞一套……

“胡来的弓箭手”: 我的手在哪儿呢?

“弓箭手”乜斜着眼睛困惑地四下里望望。他拿起一支粉笔——

“胡来的弓箭手”: 我正而八经地说……

45. 突然, 他挺起胸膛, 捶打着胸部。他的嘴里渐渐流出来一些呕吐物和泡沫。他扶了一下椅子, 跌倒在地。瓦尼沙尖叫起来, 为了更清楚地看见这一切, 塞思和卡罗琳把桌子推开。这时才引起那些在厨房里的其他人的注意。

瓦尼沙: 他很郁闷。在大口喘气呢……

卡罗琳: 他在喘气?

“弓箭手”的两眼向上翻。

塞思: 咱们该怎么办? 嘿, “胡来的弓箭手”晕过去了, 医生, 咱们得找个医生。

瓦尼沙: 你爸爸就是医生, 快叫他来……

塞思: 他是搞研究的医生。你爸爸也是个医生……

瓦尼沙: 什么样的研究医生?

塞思: 搞猪基因研究的。咱们就叫你爸爸吧, 他是神经外科医生。

瓦尼沙: 现在是早上3点钟, 我不应该呆在这里。我得赶快离开……

卡罗琳: 你瞎说, 我跟你一块儿呆在这里……

塞思: 他就要死在这儿厨房的地板上了……

另一个小子: 他不能死啊。我的爸妈正在巴巴多斯呢。(略)

46. 外景。郊区医院急诊室的入口处一夜晚。

托罗斯手推车被推到郊区医院急诊室的门口。后门开开,“弓箭手”在荧光灯的照耀下,蹒跚地走出来,坐上了一辆轮椅。一辆小轿车发出“孜孜”的声音,转了

个圈子来到停车场。在一辆警车中坐着的两个警官看见有人从那辆小轿车里颤巍巍地出来。警车便开过去截住了那辆手推车。

内景。福特·托罗斯手推车一夜晚。

推车的是塞思,瓦尼沙和卡罗琳跟在后头。他们向外看警官走出了那辆巡逻警车。

塞思:他们没有抓人,是吧?(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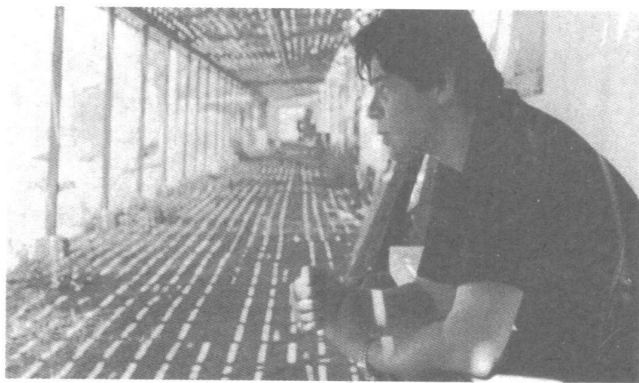
(切至)

内景。兵营审讯室,白天。

弗朗西斯科被扒光衣服坐在椅子上。他的嘴巴被胶带紧紧地封住。他的脸肿起,满是伤痕。一位残酷的施刑者语气平静地在跟他说话,同时向苏打水容器里倾倒辣椒粉——

施刑者: 弗朗西斯科,我们认识蒂华纳走私集团的枪手,他们杀了我们的情报首长。我们知道是你杀死了蒂华纳市的和墨西哥城的警官们。你为什么还不认账?

他走近弗朗西斯科,摇晃手里的苏打水。他撕下弗朗西斯科封在嘴上的胶条。



弗朗西斯科: 我父亲很有钱,他会付你钱的。

施刑者: 你答非所问呀,我的朋友。

施刑者用另一块强力胶条封在他的嘴上。

47. 施刑者(继续): 我们知道你长期跟踪萨拉扎尔将军的邻居,一个纯朴的种苜蓿的农夫。他的孙女被射杀,这可是一个愚蠢的举动啊,弗朗西斯科。

弗朗西斯科开始抖动身体,并抽泣起来,施刑者堵上他的一个鼻孔,然后往另一个鼻孔里喷辣椒水。弗朗西斯科感到脑袋立刻像炸弹爆炸了一样,他尖叫一声,昏死了过去。鼻子里流出黏液和鲜血。

内景。兵营,墨西哥的一个军事基地——白天。

哈维雷站在门外警卫,听见里面传出弗朗西斯科杀猪般的尖叫声。他觉得很难受。在院落的另一边。曼努罗正在和萨拉扎尔将军的手下人聊大天,对弗朗西斯科的叫声充耳不闻。他刚说了一件事,那些人听了都开怀大笑起来。

外景。阿亚拉在圣迭戈的家一夜晚。

停车场穿着制服的交通员正在车道

里指挥车辆。晚会正在进行中，树林里灯光摇曳。一支莱斯特·兰宁乐队在演奏他们的保留节目——一支流行乐曲。乐曲悠扬，处处可闻。

外景。阿亚拉家的外面——夜晚。

一群保守的有钱人在此聚会。海伦娜正在和其中的一些人谈话，其中就有她的朋友乡间俱乐部的成员斯蒂薇和亚历克斯。她们是和丈夫一起来的。

斯蒂薇：海伦娜，这里真热闹啊，这么多人！

海伦娜：太谢谢你们啦，我得到大家太多的帮助。

海伦娜在人群中转来转去，渐渐走开。当她离开以后，女人们才开始说心里话。

南：因为有演出才来这么多人的。你能想到吗？

48. 亚历克斯：他们没出事时，我见过她丈夫。

斯蒂薇：给我上了一堂极有价值的课……（指这座豪宅）显然是靠犯罪挣来的。

南：笨蛋，这你早该知道哇。

在舞台上。

乐队停止奏乐，从舞台一旁上来一位身着小礼服的男子，拿起麦克风话筒。乐队身后大旗上写着“成人文化倡导会”的缩写 A. L. A。

穿小礼服者：你们好，谢谢你们。我这次无声拍卖已经取得成果……

（切至）

内景。辛辛那提青少年教管所的一间小屋——上午。

卡罗琳·威克菲尔德躺在一张床上，四周是灰色的墙壁。她穿着纸质拖鞋，腰间的皮带已被取走。她的宿醉之态让她十分窘迫。

内景。社会福利工作者办公室——上午。

卡罗琳斜坐在椅子的边缘，在她的对面是一位年约40岁的社会福利工作者。这位负责卡罗琳案件的女性显得有些疲倦，正在采访她——

社会工作者：你有多大啦？

卡罗琳：十六了。

社会工作者：跟父母住在一起吗？

卡罗琳：是的。

社会工作者：你父母亲住在一起吗？

49. 卡罗琳：是的。

社会工作者：你工作了吗？

卡罗琳：我是志愿者，给盲人读书。一天两个小时。

社会工作者：在学校里？

卡罗琳：辛辛那提乡村日^①。

社会工作者再看她的调查表的时候，才头一次抬起头来看卡罗琳。

社会工作者：私下里做的？

卡罗琳：对。

社会工作者：你的学习怎样？

卡罗琳：在我们班上第三名。

社会工作者：第三名意味着什么？

卡罗琳：我的成绩是 A，全都是 A。

社会工作者：就你？你还做别的什么事？

① 指一所独立的合作教育学校，是高校预备班性质的有12个年级的初等学校。——译者

卡罗琳(讲起了她的学历):我是全国优秀高校学生最后入围者^①,高校知识竞赛^②代表队成员和数学队成员。我还参加了西班牙俱乐部。我是一名悲剧演员,我们班的副班长。排球队的队员。

社会工作者推开卡罗琳已经填好的表格,又看了她一眼——

50. 社会工作者:你能告诉我你在这里将会做什么嘛,卡罗琳?

内景。少年教管所里一清晨。

冰冷的走廊里摆放着塑料椅子,灯光暗淡。政府工作人员在厚厚的玻璃窗后面走动,从有微型网饰的窗户切入他们的谈话的镜头。芭芭拉·威克菲尔德坐在一张挺不舒适的塑料椅子上。她一个人哭泣着。传来打开门的沉重的响声,卡罗琳走了进来。

芭芭拉站起来,一把搂住了卡罗琳——

芭芭拉:啊,宝贝儿。你还好吗?

卡罗琳倒在她妈妈的怀里哭了。

外景。少管所的监狱外一清晨。

时间还早,芭芭拉·威克菲尔德陪着女儿走出空荡荡的政府大厦。

卡罗琳:您告诉爸爸了吗?

芭芭拉:还没有。

卡罗琳:您打算告诉他吗?

芭芭拉:我也不知道。

卡罗琳:告诉他对他不好,是吗?

芭芭拉:你以为呢?

街道上行人稀疏。他们的车子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寥落地停放在没有遮盖的公共停车场上。(切至)

内景。大卫的房间一夜晚。

海伦娜溜进大卫的房间,看着正在酣睡的大卫。

51. 内景。书房一稍后。

仍然穿着睡衣的海伦娜疲惫已极,瘫坐在椅子上。一个敲门声惊动了她。是阿涅·梅茨格。他走到桌子前,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他俩面对面坐下,好一阵儿谁都没有说话。

海伦娜(平静地):我是我儿子学校董事会的成员,我在我家前院设了一个专为“成人文化倡导会”募集基金的点。我有权知道我丈夫是不是个守法的商人。

阿涅:他当然是。我认识他20年了,他从来不乱穿马路……

海伦娜松了口气,可是她松口气时没有看着阿涅。当她抬头看阿涅时,见她非常坚定地摇着头,表示“不”。

阿涅站起来,边走向窗户边说话,同时把百叶窗一扇一扇地全都关上了。

阿涅:……卡罗琳是这个社区非常重要的一员:我们完成了向警察局和地区律师以及Dea的起诉后,他们将会被迫为你丈夫重新命名公共场地。

百叶窗都已关上,阿涅走向海伦娜,向她轻轻耳语。海伦娜是一个漂亮的女

① H+Q 是美国最悠久的高校知识竞赛比赛,自1948年来,至今已举行了57届全国范围的竞赛。这一竞赛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大学的全部科目。参赛学生必需经过选拔后才能组队,代表地方、地区或全国参加。可译为,高校知识竞赛代表队成员。

② A National Merit Finalist 是获美国高校最高荣誉的学生。可译为“全国优秀生最后入围者”。——译者

人,阿涅的这一举动虽是实际处境的需要,但似乎也有不恰当的地方。

阿涅(附在她耳边轻声地):您丈夫做得非常棒……

海伦娜把身子稍稍朝后靠,看着阿涅。他下面的话是——

阿涅:我是指把非法毒品走私进入美国的事。

52. 外景。阿亚拉的家一夜晚。

工人们在晚会设计者的监督下拆除为晚会的搭建的各种设施。四邻悄无声息。街头停着一辆电话修理车。

内景。电话修理车内一夜晚。

卡斯特罗和戈登在试用已装在阿亚拉家里的视听设备,此时二人头上都戴着接送耳机。从戈登的视角拍摄镜头:被百叶窗盖住的海伦娜的书房漏出些许微光。

卡斯特罗: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一句也听不清,可是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我嗅出了阴谋的味道。我感到冒出那间屋子的谎言了。

戈登:海伦娜没有参与。

卡斯特罗:我想到过这一点,也就是说想到过抓顶层的人物,就是那些富人,白人。

戈登:我是在跟你说她不知道这件事。

卡斯特罗:她认识阿涅·梅茨格。

戈登:圣迭戈城的人她认识一半。

卡斯特罗:这一点你敢肯定吗?

内景。书房一夜晚。

音乐仍在响着。海伦娜的表情显得麻木。她示意阿涅离她近些。他把身子靠

上前去。

海伦娜:假如把我们的财产全部冻结了,我们的“推销队伍”可就要散伙了……那样的话,我可怎么活下去?我还有三个月就要分娩了啊。我怎么度过这一关?

53. 阿涅:您会度过这一关的,但是我们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想法说服迈克尔·阿德勒当卡尔的代言人。说服了阿德勒,这件事我们就算是做成了。

海伦娜:那我得给他多少钱?

阿涅:我怀疑他会公开收你的钱。

(切至)

外景。威克菲尔德家一夜晚。

知更鸟峡谷路在集中居住着中上层富人的辛辛那提东区。有一幢维护得十分完好的大宅子。树叶落满了大轿车行驶的车道。

内景。罗伯特的书房一夜晚。

罗伯特看着卡罗琳,他心情不佳。芭芭拉也在,但与他们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罗伯特:卡罗琳?你怎么会认识这个吸毒过量的男孩子的?

她抬起头来,眼睛里流露出哀求的目光——

卡罗琳:他纠缠着我们。他好像是那些嬉皮小子中的一个。我跟那些人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那些房间里参加的一次聚会。他的女朋友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完全是个疯子……他郁闷,呕吐,我不想介入,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不介入呢?(稍顿)我想问,要是您是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您会怎么做?

芭芭拉: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男孩塞思的, 是他开的车吗? 你要知道, 他在警察局已经挂号酒后开车了, 他还私自藏有大麻。

54. 卡罗琳: 他是一个朋友。他也是能应付那种局面的唯一一个人。他肯定喝了一些啤酒, 但那不会妨碍他开车。此外我们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她探询地看着父母的面孔。她的表演真实可信, 自以为可以瞒过他们。

罗伯特: 好啦, 宝贝儿。我们听懂了。我和你妈妈还有话要谈。

卡罗琳反而被父母这样的反应弄糊涂了。

芭芭拉: 宝贝儿, 我俩想单独谈话。

卡罗琳突然站起来——

卡罗琳: 总是这样子。

卡罗琳离开书房, 在身后把门重重地拍上。罗伯特和芭芭拉互相看了一眼, 皱起眉头,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罗伯特: 我看她是在撒谎。

芭芭拉: 我看也是。

罗伯特(近乎在做决定): 我们再不能放飞她了, 得把她的翅膀束一束了。上学和安排的那些活动都暂时停一停。这件事一定要处理得当。小区律师所的丹·凯利可能会帮咱们悄悄解决这个问题。天啊, 这么做可能会很烦人。

芭芭拉: 亲爱的, 这是很困难, 但是我们曾经做成功过。我再试试吧……

55. 罗伯特: 行了。你在学院里试验过。我不愿再听你说这事了。

芭芭拉: 那我们取消了这个带引号的实验, 那该叫它什么呢?

罗伯特: 这完全是两回事了。

芭芭拉: 为什么?

罗伯特: 首先, 她只有16岁。

芭芭拉: 我想, 她得主动凭自己的觉悟揭发问题。我们必须允许她有一定的空间……

罗伯特: 有空间做什么? 像那个小子那样, 去吸毒吗? 我不能给她传递这样的信息: 在父母面前即使有那样的行为, 也没有关系。因为根本就不行。对吗?

芭芭拉: 我们不能把她推开不理。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罗伯特看了一眼妻子, 开始理解妻子的话——

罗伯特: 你知道这件事有多久了?

没有反应。

罗伯特(提高了嗓音): 你知道多久了?

芭芭拉: 6个月。我发现了一些大麻, 就是这样。还有一只大约两英寸长的管子。我跟她谈了话。她说她的朋友吸食和饮用……

56. 罗伯特: 你给我解释清楚, 不让我知道这件事, 你是怎么想的。作为一家, 人, 为什么要瞒着我。

芭芭拉: 是她要求我别告诉你的。

他走出了房间。

内景。楼上的走廊里一夜晚。

罗伯特来到卡罗琳房间的门口。他推开房门, 音乐之声扑面而来。卡罗琳戴着耳机, 正坐在一张摇椅里, 面朝窗户前后摇晃着。

罗伯特叫了她一声, 可是他的叫声却被耳机里的音乐湮没。他又叫了她一

声,这一次她才听见。她摘下耳机——音乐立即停止——转过身来看他。或者说,她在看他的身后,好像那儿就没他这个人似的。罗伯特被她那冷漠的凝视镇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她重又转过身去,戴上耳机。(切至)

外景。在墨西哥的军事基地一白天。

哈维雷和萨拉扎尔将军正走过基地。萨拉扎尔将军正感到踌躇满志,并且并不掩饰这一点——

萨拉扎尔:你留心学着。我赢得了他的信任。可是更痛苦了。可我装得很和蔼。一周之内,他便会像一只狗一样围着我转了。

哈维雷:他将是家训的吗?

萨拉扎尔:他像爱父亲那样爱我,可从来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他在这儿。他会无所顾忌地说出他的每位顶头上司的名字。再后来,我们就会抓到那些人,让他们给我们说出更多的人名来。

57. 萨拉扎尔(继续):直到最后,准会有一个人向我们招出胡安·奥夫雷贡,走私集团将会随之垮台。

他俩走进了兵营。

外景。墨西哥军事基地的一间小屋一白天。

小屋里漆黑一片。有人,但是看不见。突然,门打开了,外面的光照进来,照亮了衣不遮体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萨拉扎尔司令的身影填满了整个门框——

萨拉扎尔:这简直太无耻啦。丢脸啊,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

弗朗西斯科在墙角里发抖。

萨拉扎尔:好啦,孩子。一切都很好嘛。萨拉扎尔在此。你现在也是绅士了嘛。这种无耻的刑罚必须立即停止。(向门外呼叫)卫兵!

一个卫兵出现在门口。弗朗西斯科大惊失色。

萨拉扎尔:我要问问谁该对这种刑罚负责。

卫兵:是,司令!

萨拉扎尔:我们可不是野蛮人。

卫兵:是,司令!

萨拉扎尔:给这个人拿几件衣服来,他吃过饭了吗?

卫兵:我不知道,司令。

58. 萨拉扎尔(对弗朗西斯科):从现在开始,你将和我们一起吃饭。

弗朗西斯科已经感到将军的在场会让他有安全感,就朝萨拉扎尔靠近了一些。(切至)

内景。圣迭戈的法庭一白天。

法庭里已经坐满了人。卡尔站在辩护席的桌前。海伦娜坐在听众席中靠近阿涅·梅茨格的地方。卡尔并不朝她那边看。公诉人正在结束他的发言……

公诉人:眼前这个人领导了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我们刚刚得知他们跟国外还有联系。我们起诉他的案子证据确凿。他没敢逃跑。但他完全可以逃跑。鉴于其信誉,人们要求不予保释。

公诉人说完后坐下。卡尔的辩护律师迈克尔·阿德勒从乔治敦旁听者席中站起来发言——

阿德勒:比起您的信誉或能言善辩的公诉人身份来说,我的雇主只是一个

大胆的逃跑者。他是他所在行业的栋梁之材，是拉霍亚市一个有妻室和孩子的男人，在他安家的那个社区他已居住了20多年。作为辩护人，我将很快向诸位展示，我的雇主是无罪的，只不过是被人顺手当作了一桩公认罪行的靶子。所以，我们要求你们在他具结了保证书后释放卡尔·阿亚拉。

阿德勒说完后，也坐下了。法官宣读当时就做出的决定——

法官：本院不予保释。

然后“啪”的一声合上他的本子。人群随后都站起来。卡尔迅速地扫视了一眼海伦娜。两人的眼光碰到一起。记者在拥挤的人群里呼喊海伦娜的名字。阿涅把她拽到一边。

59. 外景。法院外一白天。

阿德勒，阿涅和海伦娜推开人群，朝海伦娜的车走去。同时有几位记者追着

向他们提问题——

记者：阿亚拉太太，您能想到您丈夫是美国最大的可卡因走私者吗？

阿德勒：靠不住，诸位，靠不住啊。

海伦娜钻进她的车里，“砰”地一声关上车门。阿德勒面对记者，拦住了他们。

另一位记者：阿亚拉太太，您丈夫真的跟爱德华多·鲁伊斯有一份大的惊人的订单吗？

阿德勒正在行使他的职责。海伦娜趁机开车走掉了。镜头转向大街对面的一扇旅馆的窗户，戈登正在注视着这个场面。他朝步话机小声说了几句，一辆小车从下面开出，跟上了海伦娜。

阿德勒：卡尔·阿亚拉现在是儿童医院的董事会会员。他也跟 A. L. A. 关系很深。他已有了一个小孩子，马上就会再



有一个孩子。假如你散布这样的流言蜚语,将会受到法律追究啊。我们说清楚这个问题了吗? (切至)

内景。政府大厦——早晨。

大理石的走廊里空空荡荡,还没有人来上班。有一间办公室里亮着灯。

内景。A. D. A.^①的凯利办公室里——早晨。

罗伯特·威克菲尔德在同小区的助理律师,40多岁的丹·凯利谈话。

罗伯特:你能这么早来,我很高兴。

60. 凯利:威克菲尔德法官,为您处理这个案件是我的荣耀。考虑到事情已经过去,她又是偕同者,此案可能在她18岁生日时会被勾销。

罗伯特:这件事对我来说仍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想以个人的名义向您表示感谢。

凯利:正像我已说过的,有开放饮料法^②。现患疾病者,轻罪初犯者,让它消失很容易。对您来说,证据就不在了。

凯利想了一下,又想出一计——

凯利(继续):有件事让我担心……他们放走的那小子体内存有大麻和海洛因。数量可观。没死算他走运。所以我想问问您的女儿怎么样?

罗伯特: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凯利:我的意思是您问过她吗?她尝试的是哪种毒品?

罗伯特沉默了一会儿——

罗伯特:我……我真的不知道。

凯利:那她在做什么样的治疗呢?

罗伯特:没有,当然没有做任何治疗。她是他们班上的尖子学生。

凯利:喔,我希望她能保持下去。

内景。在罗伯特的车里——早晨。

罗伯特坐在他的车里在想着什么。街上空无一人。他拿起手机。

61. 罗伯特(对手机):我是罗伯特。把以后三天的安排全部取消。我已厌倦跟专家说话了。他们根本就足不出户。现在应该是见到一线人物的时候了。

内景。卡罗琳·威克菲尔德的浴室——早晨。

卡罗琳坐在她个人卫生间的便盆上。她并不打算洗澡,只是穿着睡衣坐在那里读一份杂志。排气扇正开着。墙上挂着几张她个人和她朋友的照片:有他们在校园里,在学校里,还有她从杂志上剪下来拼凑成的剪贴画片。

在靠近澡盆处,有一小块四方形锡纸,已有烧焦的痕迹。她仰过身去,从放在肥皂盒里的一小堆快克海洛因里拿了一小片。然后,把那东西倒在展平的锡纸上。拿起打火机,把一支圆珠笔的笔杆里拧进一支稻草秆。她从底下加热锡纸,快克便“啪啪”地响起来。她追逐着锡纸上冒出的烟气,狠狠地吸了一大口。之后,便把头向后一仰,两只眼睛向上直翻白眼,她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杂志上,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上。她最后盯住了房顶,并且尽可能长的看了很久,然后又长久地盯着那只排气扇。

① A. D. A.,“美国人民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英文缩写。

② Open Container,美国某些州的一种法律:禁止携带饮用含酒精的饮料;禁止乘客消费含酒精的饮料,等等。——译者

卡罗琳看了一下她的手表, 7点20。她突然站起来, 脚步有些不稳。她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一副精神恍惚的样子。她很快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拧开淋浴器的开关, 抖掉睡衣。

她重又走回锡纸那儿, 掰开一块快克, 又一次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然后揉碎锡纸, 丢进马桶里。这时, 她才开始蹦蹦跳跳地冲澡。

在冲澡时, 水像溪流似的流过她的脸。冲了好一阵后, 她才在流水和蒸汽中散发出她吸进体内的毒气。

她处在癫狂中。已经到了上学校的时候了。 (切至)

62. 外景。拉霍亚市操场上一白天。

海伦娜一边看书, 一边看着儿子大卫。他正在攀登架上玩, 她则在读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

在马路对面不远不近的地方有一辆到处可见的电话修理车。在车顶上一抛物线形的话筒在旋转着。

内景。电话修理车中一白天。

卡斯特罗和戈登看着监视器里的海伦娜。

戈登: 你应该看好小蒙泰尔, 他可是下一个马拉多纳啊。

卡斯特罗: 马拉多纳是个瘾君子。上帝之手, 狗屎。我们是在这儿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

戈登: 他赢了。他是赢家。这使你烦不胜烦。

卡斯特罗: 赢家不吸毒。你没读过那些汽车保险杠上张贴的广告吗?

戈登看着监视器的屏幕——

戈登: 我们在这里有收获吗?

监视屏幕上——

大卫在和 一个40多岁的陌生男人踢球。这个一脸硬汉模样的男子叫拉提诺·梯格里洛。他样子和蔼, 玩着足球, 把球踢过头顶, 大卫跟着他跑着, 渐渐离开操场的中央。

外景。操场上一白天。

海伦娜注意到大卫跟那人玩着玩着离开了自己, 也跟着走过去。

海伦娜: 大卫, 回来, 马上回来, 大卫!

63. 就在她刚刚靠近大卫的时候, 那个男人突然停止盘球, 抱起大卫, 拎着他的胳膊旋转起来。

大卫还觉得非常好玩。海伦娜这时才走到他们跟前。

海伦娜: 大卫……

大卫: 我们在玩呢!

那个陌生人把他抡到自己的一条胳膊下夹住。

陌生人: 哈, 这样更好玩。

海伦娜: 请你把我儿子放下来。

陌生人反倒把大卫搂住。

陌生人: 别让你的孩子跟陌生人跑了。

海伦娜: 谢谢您, 这是有教训的。大卫, 回来。

陌生人把大卫搂得更紧了, 这样大卫也就不觉得好玩了。他挣扎着要下来。

陌生人: 阿亚拉太太……

这话立即引起她的警觉——

陌生人: 您丈夫歉了一大笔钱, 大到扭断这小子的脖子也远远不够下赌注

的。

大卫开始哭叫了。海伦娜紧张地向四下里张望,想找人帮忙。

陌生人:你最好还是乖乖地把这事了吧,不然你的孩子就消失不见了。在夜晚得到消息之前,他是不会回来的。

他放下大卫,大卫马上跑向他妈妈。

陌生人:已经郑重告诫你了啊。

陌生男人穿过草场,扬长而去。

陌生人(继续):第一次先付三百万美元。

说完这句话,他便走掉了。

64. 内景。电话修理车内一白天。

戈登和卡斯特罗一直在关注着这一切。

戈登:你都录下来了么?

卡斯特罗:我喜欢我的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下次我要是碰上个倒霉的日子,你可要及时提醒我,我好及早克服晦气啊。

(切至)

外景。兵营一夜晚。

哈维雷和曼努罗在餐厅的门外站岗。哈维雷口衔一支香烟。

曼努罗:我们这个小组今天夜里出去。

哈维雷:都有谁?

曼努罗:古斯曼,托马斯,伊斯特班。

哈维雷:你的新朋友。

曼努罗:是的。出去一定很好玩,你想去吗?

哈维雷:这一次不去。

内景。兵营餐厅里一夜晚。

弗朗西斯科和萨拉扎尔将军在一张布置华丽的餐桌上共同进餐。另一些军

官们在餐厅的另一角一边吃着美味的果酱饼,一边等候着他俩。

65. 弗朗西斯科:我家里有双向扬声器。我最近还买了一台小型CD机。我愿意听什么音乐,就放什么音乐,好像是把整个商店搬进了自己家,只是我得付出那些天价一样的钱罢了。

萨拉扎尔:咱俩有很多共同之处。咱俩都在美国上过学,咱俩的父亲都是工程师。

弗朗西斯科: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爱上了立体声设备。有些人看不到这件事的意义,可是,这对我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啊。

萨拉扎尔:当然是这样了。你再喝点酒吧。

一个士兵为弗朗西斯科倒了一杯红葡萄酒。

萨拉扎尔(继续):现在,弗朗西斯科,你是我的朋友了……我必须知道那些杀了我的军官的人在哪里。不是问他们上个星期在哪里,而是问他们今天,最好也知道明天在哪里。你是聪明人,你会知道的,是不是?

弗朗西斯科开始哭泣。萨拉扎尔把一打纸从桌子上推给弗朗西斯科。弗朗西斯科开始慢慢地写字。

外景。蒂华纳市的市井一白天。

曼努罗和哈维雷用力敲一家住户的前门。一个男子打开门,马上被他俩扭住。

外景。蒂华纳的大街上—白天。

一个男子走在街道上,两辆SUV车开到 he 跟前突然停下。这男子拔脚就跑。

萨拉扎尔的手下人跳出车子去追赶他。弗朗西斯科坐在其中一辆车的后座上看着这一切。

66. 外景。蒂华纳一白天。

一辆 SUV 车开到路边。

内景。SUV 车内。

哈维雷, 曼努罗和弗朗西斯科都在车内。弗朗西斯科在哭——

弗朗西斯科: 我回不了家了。我不想跟你们走。请你们不要逼迫我吧。

他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们俩人。

哈维雷: 这不是我们俩能决定的事。

弗朗西斯科: 我会被杀死的。

哈维雷: 不要再唠叨下去了。没人会知道你到底会被怎么样。

他们把他推出 SUV 车外。(切至)

圣迭戈监狱一白天。

卡斯特罗和戈登在会议室里和爱德华·鲁伊斯坐在一起。他们正在记录他的陈述。

鲁伊斯: 卡洛斯, 我是指卡尔。他已经开始从家务事的困扰中解脱出来: 什么在蒂华纳的房地产啦, 恩塞纳达的捕鱼船啦, 营养液培养覆盆子啦。他偶尔认识了蒂华纳走私集团的奥夫雷贡兄弟, 那对兄弟很想利用他的捕鱼船进入协会。

戈登: 所以你就贿赂了我们的海关官员?

67. 鲁伊斯: 在墨西哥的法律中有一类叫做中间人行为, 这不适用于美国。(不无骄傲地) 我们用迂回的方法潜心研究了交界处的海关通道, 计算了通过关口的几率。几率不高, 我们发现了降低几

率的变数。我们雇用万无一失的司机。这样, 就会在有难度的关口丢失不少货。一些货会被拦住, 但通过的货还是不少。这样做并不困难。

卡斯特罗: 你没有想到你会坐在这里, 面对终身监禁吧?

鲁伊斯: 这一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 并且还要继续进行多年。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使你们样样事都越来越难做了。边界线正在消失。(指着他俩) 你们就像被遗弃在荒岛上的那些日本兵一样, 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着哪。(用非常平静的口气) 让我告诉你们吧, 你们的政府老早以前就输掉了这场战争。

戈登(对卡斯特罗): 他这种态度对他不会有任何帮助, 是不是?

鲁伊斯: 我太贪婪了。我决定自己带进来一点, 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了。这就是我犯的错误。卡尔绝对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卡斯特罗: 他雇用了你, 就是一个大错啊。

鲁伊斯: 我和卡尔是自幼的朋友。他为人忠诚, 那不是错儿。

68. 外景。蒂华纳, 圣迭戈边界关卡一白天。

卡车一辆接着一辆, 像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进美国。任何一辆车上都可能藏有毒品。

外景。海关检查处的岗亭一白天。

站在升降步行道上, 从这个岗亭上可以望周围的一切。罗伯特和谢里登正在倾听一个官员向他们讲述一个特殊情况——

挥完善了自己在《堕落的女性、再升的明星以及新的地平线：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①中所提出的观点。她认为，电影白话现代主义观念应该摆在更广泛的东亚电影语境与当代全球化、跨国电影生产语境中加以考察。这一观念能够为分析众多在文化和语言上具有差异的电影以及现代性的诸多表现方面提供比较性的理论框架。不同的电影传统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体现的不同的现代性经验可以修正白话现代主义观念，并使之更加复杂和精细化。在演讲中，她以日本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特别是小津安二郎等导演）为例，分析了这些影片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并比较了这些日本影片与同时期上海电影的或隐或显的关系。在她看来，这些影片涉及了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如泰勒式工作管理、萧条期经济、失业贫困、团伙犯罪、传统家庭解体、父权危机、性别与性取向问题的重新界定（特别是东亚语境中的“摩登”女性形象）等。这些转型期的经验在当时仍属新兴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成熟的视像文化中均得到了充分呈现，不仅包括电影，还包括现代建筑、时装、广告等。在电影方面，好莱坞电影、法国电影及其他外来电影与国产商业和实验电影并存，在文学上则有吸引刘呐鸥等人的“新感觉派”。尽管日本和上海电影的语境不同，如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期间的电影审查制度和西方影响的限制（除德国以外），但汉森认为，“白话现代主义”观念可为我们在不同文化和政治语境中产生的电影之间建立互为关联的桥梁。

美国南加州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大卫·詹明信（David James）则试图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观念建立研究泛亚地区电影现象的理论范式。在题为《左翼“全球化”：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影响》的发言中，詹明信认为，过去一二十年来，电影的全球化似乎意味着美国电影业在国际市场的霸权地位，以及其他国家采纳美国电影模式和风格、以塑造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形象。韩国大片对施瓦辛格类动作片的“拿来主义”就是一例。尽管世界上也有很多独立于好莱坞之外、具有一定区域影响的电影工业，如印度、香港、菲律宾电影等，但从根本上说，当代电影的全球化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电影在世界上的霸权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这一全球化逻辑中，电影生产以商品为旨归，并以风格化和意识形态结构等最大程度地实现影片的商品化。即使这些影片不可直接简化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但是，它们并未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形成挑战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这种以资本主义逻辑形成的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全球化将与之相反的全球化观念——如二战之前的共产国际史和冷战时期各国对抗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战略联盟——彻底边缘化。不过，以美国电影为霸权的全

① 中译文见《当代电影》2004 年第一期。